

# 卷十五

# 卷四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矣。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絛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事之。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四十五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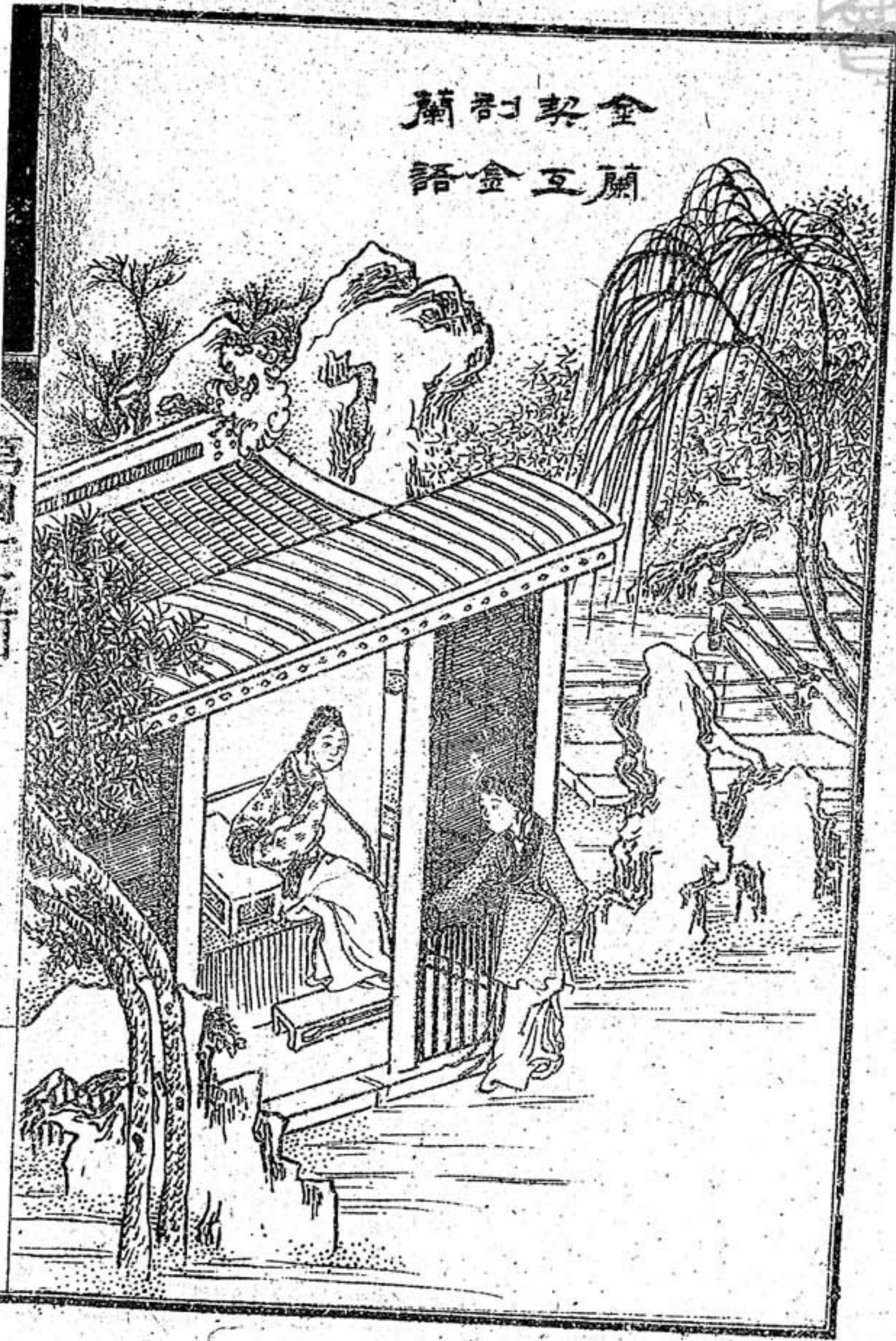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金瓶梅  
詞話

金契詞蘭  
蘭互金語





鳳角夕悶製風角詞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四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以下即從鳳姐平兒  
落脈接前四十二回  
作社作畫一段

就是這個要緊事

鳳姐與賈府人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眾姊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是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著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眾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為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拏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曾做什麼溼的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著我們裏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著了那裏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錢不穀化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說的眾人



爭執中出息景况  
御借二嫂口中述

口說不保

口頭應對其實是風  
姐身分  
以賄代罰令人胸中  
一快不特為平兒吐  
氣也真抵得賂賂川  
耐武后一機

此日李執獨寒爽風  
姐獨和歌皆為僅見  
噫字作一句讀  
縱尖舌尖一往錄利  
鳳姐究是可人作者  
真是好人  
娟姐開戲謔即云  
平兒賄個不是其後  
也悔託諸器笑自今  
伊始庶有餘乎

都笑道。你卻猜著了。李執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鳳姐兒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叫你帶著念書學規矩。鍼綫俱要教導他們的。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穀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裏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眾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拏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能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化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執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真真泥腿市俗。專會打死算盤。分金剝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託生在詩書大宦人家。做小姐。又是這麼出了嫁。還是這麼著。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了。頭還不知道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得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著了狗肚子裏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忖度了半日。好容

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裏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你今兒倒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很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眾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竟是為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有鬼拉著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過來。我當著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著。眾人都笑了。李執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奶們取笑。我可禁不起呢。李執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我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裏去。纔要把這米帳合他們算一算。那邊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打點給人做去罷。李執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著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為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著。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況且誤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礙他姐兒們的。若誤了。卻







時遇一來卻有此  
光景吾見之多矣  
罪大獲二樓討好語

是倚賴買府錢迹者  
故姓之曰賴若今之  
是賴多是無賴種子  
矣

嬖嬖所論句句是金  
玉良言溺愛子弟者  
試三復之

切中玉兒情弊不怕  
老太太見怪耶

因致子如此其嚴倒  
從陶出一個進士來

還哥兒純乎純粹習  
氣那可以爲子弟之  
準  
仍歸到寶玉身上部  
是揣透世情之言

備有不願意者在

此等排場全爲後來  
五十兩頭作反照  
作富貴家奴僕而掙  
錢其能不自諱本恩  
出所見實罕如賴家  
者尚有心向存古  
道

純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搥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裏。見他又穿著新官的服色。倒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了的。就完了。閒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鬪牌。說說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是誰之力與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嬖嬖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著。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著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子。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裏。當日老爺小時討你爺爺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呢。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札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裏你珍大哥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

我眼裏看著。耳朵裏聽著。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著三不著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心裏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裏不好意思。心裏不知怎麼罵我呢。說著。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著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嬖嬖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俱不說。但說陳穀子爛芝麻的。因爲我們小子選了出來。眾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裏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想。託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願意的。因此分付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裏。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裏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託著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純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說不定。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



此等語鳳姐著實中  
要費許多不是處  
下人們請主子吃酒  
而賞臉者著實增多  
少體面

賴嫵嫵之品評頗有  
道理我亦願鳳姐告  
訴他聽他評評

其該操者有四罪烏  
得而不操

說到此不得不爾矣  
嫵嫵真會討情  
吃酒要酒酒風二奶  
奶何不返躬自問耶

以上收過賴嫵嫵一  
節仍歸正文

點時令

寫寶釵自是一個成  
家相寫黛玉自是一  
個短命相

以上將寶玉眾姐妹  
及釵黛二人近日常  
止舉動總寫一節以  
通疏上下文氣

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的，吃了一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裏話？奶奶一喜歡，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嫵嫵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囑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裏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著。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嫵嫵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裏頭還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著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兒們往裏擡。小兒們倒好好的，他拏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做什麼？』賴嫵嫵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攆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階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

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著，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擡頭起來，又要與賴嫵嫵擡頭，賴大家的拉著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得細說。一日外面鑿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邊幫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裏來閒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鍼綫來。日閒至賈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閒時園中姐妹處，也要不時閒話。一回，故日閒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已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眾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姣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疏忽，也都



道日二字以下即將作  
社寫說起一邊正  
心寶釵黛玉二人談  
一

十四歲姑娘就此  
可知語其必不永年  
然則姑娘若費相思  
又何不逢之甚也

寶姊妹可謂無理不  
通矣

怡怡與釵兒之病相  
宜

黛玉之於寶釵果心  
感之耶抑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耶  
即不得三年在世矣  
傷哉

俱是披肝剖心之語  
一談豈容再誤回頭  
能早尙可望彼岸之  
登

可見依人之離

此等留心固是細心  
處然卻亦多心處

黛玉之心事除了寶  
釵身上以外至此已  
斷無遺亦書中必  
不可少一段文字

病人向望病人醫吐  
聆其語楚楚可憐  
一片說話洞達人情

也不過多備一副棺  
那裏了如今也愁不  
到那裏

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證來。寶釵道：這裏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

不好。每年閒閒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也不是個常法兒。黛玉道：不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嘆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閒，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拏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姐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四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了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

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誤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疾，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老婆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裏這些人，因見老太太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尙虎視眈眈，背地裏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呢？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得母親，又有哥哥，這裏又有買賣地土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裏，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走，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裏。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拏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裏煩惱，告訴你聽。你反拏我



若遇姐出嫁之後便  
不能為我消遣矣尋  
常酬對已伏其機

以上結叙黛談心一  
寫景亦寫得出

我直此境亦每每無  
以爲情况瑟惻又屬  
深心人耶

題目便佳

抑鬱纏綿似林琴  
癡口吻

原是無心之語

寫出寶哥舉止自有  
一番調賦親密光景

特寫衣飾活有一個  
小兒兒在眼前

然則妹妹亦像刺蝟  
似的耶

真男人之物我是不  
要的

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卻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裏。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不死。日。不。死。妹。妹。便。可。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惱。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嗒。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裏。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眾。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嘴。裏。的。只。愁。我。在。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著。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裏。黛。玉。吃。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霰。霰。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沈。黑。兼。著。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拏。了。一。本。書。卻。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已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助

秋風雨來何速。驚破秋窗秋夢。續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挑。泪。燭。泪。燭。搖。搖。熱。短。檠。牽。愁。照。眼。動。離。情。誰。家。秋。院。無。風。入。何。處。秋。窗。無。雨。聲。羅。衾。不。奈。秋。風。力。殘。漏。聲。催。秋。雨。急。連。宵。霹。靂。復。颼。颼。燈。前。如。伴。離。人。泣。寒。煙。小。院。轉。蕭。條。疏。竹。虛。窗。時。滴。瀝。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泪。灑。窗。紗。溼。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了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頭上戴著大簪笠。身上披著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裏來的這麼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吃藥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蓑。忙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著燈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靚著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蓑衣。裏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著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綉灑花袴子。底下是招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鞞著蝴蝶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倒也乾淨。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套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在家裏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



若有意若無意脫口而出不圖林妹亦  
有失檢之時○漁翁  
臉紅是欲蓋彌彰矣  
○這又何必這一來  
反覺著了幸虧哥  
哥不計心

未聞有下逐客之令  
而即申後約者  
核桃大的金表如今  
市井中有人莫不  
身上挂一個矣  
兩人情景如畫

姊妹亦無處不願著  
哥哥

紫妹之於寶哥真能  
色色周到者寫得親  
密可觀

其愛惜寶哥之心二  
語中已和盤托出矣  
此等語倘被深淵諸  
人聞之又有一番嘲  
謔矣

一邊遞與一邊遞過  
來接了即一授受開  
寫出親昵光景

緊接寶去時說送  
燕窩來一語寶奴本  
約喚開再來今寶奴  
子來者寶奴因雨大  
不來矣

王子們夜踏略從  
府之規矩久矣將  
來難保無事鳳姐之  
過亦復奚事鳳姐之  
開賭於此處流鶯豈  
何須不密從此買府  
中一切奸盜之事紛  
紛日出矣

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心子抽了去。擎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項。冬天下雪。戴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來。這話忒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個不住。寶玉卻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擎起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鍼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見攪的你勞了半日。神說著。披蓑戴笠出去了。又翻身進來。問道。你想什麼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裏想著了。明日一早告訴你。聽雨越下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掌著傘。點著燈籠兒。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毬燈擎了下來。命點一枝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裏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腳滑倒了。打

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點著。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裏自己擎著的。你自己手裏擎著。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寶玉聽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著傘。擎著羊角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鬟打著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提著。寶玉扶著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院一個婆子。也打著傘。提著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好名色。色。即。今。之。冰。糖。也。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吃著。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光兒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誤了更。也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兒了。黛玉聽了。笑道。難為你。誤了你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吃。避避雨氣。那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著。搯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鵲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服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奴



又將黛玉心事總寫  
幾句筆法一緩

清寒透幕又進一層  
寫雨景

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畫圖需用物件。應接四十二回寫。因鳳姐生日鬧事。攔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後。夾帶敘入替平兒抱不平。等語。前後文氣。仍打成一片。無斷續痕迹。又帶說監社一層。作陪襯。更不單弱。

鳳姐口中帶出邢夫人來。叫引起下回賈赦要鴛鴦情事。

敘賴大得官請酒。不但引出薛蟠被柳湘蓮痛打。及伏探春整頓大觀園。且見榮府聲勢。奴子俱為正印。又反照後來賈政借銀之事。

借賴嫫嫫口中。訓說寶玉一番。暗補甯榮兩府。昔日家教之嚴。以形此時之放縱。

補寫周瑞之子。于鳳姐生日。酒醉無禮一層。為是日鬧事餘波。且見鳳姐生辰。內外上下。俱不安靜。

黛玉心事。向寶釵實說。不但寫黛玉平日多心。且見寶釵賢德。并暗寫出眾人背後議論。

黛玉悶製風雨詞。已難為情。又見寶玉冒雨探望。寶釵致送燕窩。更撩撥起無限感懷。宜乎直到四更方睡也。

值宿人等開場聚賭。為惹事根由。妙于無意中帶出。

大某山民評曰

從賴嫫嫫口中。詳述賈府恩德。正為後來政老借銀負恩一層反照。

按黛玉以十七歲死。在乙卯年。逆推是年壬子。則為十四歲。原刻是年作十五歲。則與寶玉同庚矣。然寶玉生日在四月。黛玉生日在二月十二。何以寶呼黛為妹。黛呼寶為哥耶。可見十五二字。為十四之誤無疑也。況寶長於黛。書有明文。今故更正。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園卷四十五終



東洋  
圖書  
印

礎迹也  
鷄免  
礎事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六回